

回望先生

□梁萍

先生姓杨，名家树。乃维扬乡下农人子弟。

先生发硬，平头，白发如繁星。先生不过四十有六。

先生戴眼镜，镜片上不下十圈，像是漫画人物。

吾辈看书离一尺，先生看书离一寸，基本上就紧贴书本。先生被近视害得苦。

先生清贫，常年穿师娘的粗布工作服。工作服上斑斑点点，是洗不掉的红墨水。先生嗜酒，竟日面色酡红，喜凑人前说话，有一种难闻的老白干味道。先生嗜烟，抽八分钱一包的“经济”。先生嗜茶，喝粗枝大叶的苦茶。

先生上课，未得进门先清嗓子——嗯哼嗯哼——班上顿时肃静——先生是老虎。

一杯浓茶一卷书，乃先生两件行头。先生说书，抑扬顿挫

摇头晃脑，操浓重的苏北口音；先生喝茶，大口饮，咕嘟咕嘟，又常径自端了空杯出门，回头接着说书。吾辈习以为常。

先生不讲究，常当众擤鼻涕，左一边，右一边，哧哧有声。书说得累了，先生竟能坐到前排空桌之上，叉腿晃脚，有碍观瞻。

先生深知吾辈古文功底薄弱决心恶补。先生五时起身六时到校，抄写一黑板“之乎者也”，数月不间断。七时未到，先生即立于门前掐表。但凡迟到，必遭先生臭骂。待先生骂够，大手一挥，一千人方得鱼贯而入，但已是灰头土脸。先生恶人恶相。

先生见我似可造就便紧盯不放。课堂提问无人举手先生必瞄准于我，提将而出，令我当众出丑。先生又另设小灶，课业之外增古文若干，嘱我课外研读；又令写抒情、记叙、议论、说明四类文体共计八篇，余苦不堪言。

诚不敢恨先生。但此后竟与先生若即若离，避之惟恐不及。

高考第一天中午从考场上下来，学校送来饭食，然我头痛欲裂咽食不下，先生心急如焚。次日安排我到考场附近同学家中午餐小憩。

如此，我竟成了学校文科班唯一一名被录取的本科生，也是自母校创办以来第一名文科生。去学校看红榜，见着先生我喊“先生”，先生就笑，我也笑，我却不曾谢先生。

先生辛苦，我没有负先生。那年我十七岁。

自此远走他乡与先生未有联络。岁月蹉跎，半生虚掷，偶然想念先生。心切切向往之，又觉得相见无颜。先生为农人子弟，最懂辛勤耕作而后收获；我是先生催开的花，却未得修成正果。

拖至前年春上，惊闻先生因中风已于数年前逝去，当下

如晴天霹雳，悔恨莫及。

见师娘，师娘亦不怪我，温厚平常。旋捧出相册予我观看，上有先生生前影像。

师娘谈先生病中苦痛艰难，谈及先生牙牙学语蹒跚学步，师娘忽就笑了，我却哭了。

先生是不想死的，先生不该死！先生年仅花甲。

临走索要先生相片，师娘允了。我谢师娘！

闲来看先生，先生看我。我知道先生是怨了我的，但眼中仍似有期待。

我不知该如何做，方能弥补我的错。

先生博学，先生厚道，先生请指点学生一二。

我往俗里去想，又终究悲哀起来：先生如今已不嗜酒不抽烟，不食人间苦茶。

哎，先生！回望先生，一自如明月无语。

先生要我自悟！

微观



三岁生日

米朵妈

许久未度假了。从海边回到熟悉的城市，仿佛从梦中惊醒。照旧是忙忙碌碌的一天，见不同的人，做不同的事。

回到家，吃饭洗碗陪女儿玩。忙完娃，才能有一些时间忙点自己的事情。逐一回复完手机里的微信，已经不早了。想到假期单反里有那么多照片，想导出来看看，才发现鼠标没了。于是只好拿手绘板当鼠标，导出女儿生日的照片，过过眼瘾。

照片中小家伙笑得像个刚获知自己夺冠的世界小姐。三岁，很具有纪念意义的年龄，一个分水岭。小孩子还不懂什么叫生日，只知道有蛋糕吃、有蜡烛吹。点几道简单的家常菜，全家人聚在一起，热热闹闹地吃一顿饭。生活，本该如此。

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

老两口

关雯

送刚出院的姥爷回家，姥姥在家熬好了稀饭等着他，桌子上还摆着两盘菜，一盘凉拌肘子一盘炒青菜，姥爷一进屋就两眼放光，脱了外套就坐在桌前开始吃起来。

姥姥坐在沙发上给姥爷讲这几天姥爷住院时她发生的故事。前两天楼下某个饭馆开业搞活动，每天免费送一百个肉夹馍，连送三天，姥姥一脸嫌弃地说，那谁谁谁都没叫她去领，然后又加了一句，上次领包子那人就没叫她。“以前有啥好事我都叫上她，她居然都不叫我。”姥姥像个小孩一样，嫌弃这样朋友间的“不公平”。她停顿了一会儿，话锋一转，“不就是个肉夹馍嘛，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”然后她脸一扬，继续摆弄着我从医院带回来的姥爷的药，我在一边哭笑不得，都80多岁了，还这么计较，真是个老小孩。

姥姥身体比姥爷好，姥姥总想出去玩，一会儿要去北京，一会儿又要去海南，但因为姥爷，她放弃了所有的计划，每天呆在家里，给姥爷做两顿饭。老两口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简单。

且行且珍惜

梦溪

白天刚参加完舅公的葬礼，晚上新闻就爆出某青年演员过世的消息。感慨很多时候，生命的戛然而止让人猝不及防，来不及最后道别说再见。也多么希望这一声“再见”换来的是再次相见，而不是再也不见。哀伤不难承受，需要试着安顿而又难以安顿的，是应对消失。《活着》里有句话：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是因为不得不来；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是因为不得不走。叹一句：世事无常，且行且珍惜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2@126.com

自刻像
[德国] 马克斯·彼希施泰因

差点发脾气

□周志龙

“老六——”“老六——”

正烦着呢，老母亲在楼下喊了起来。我的心里立即就腾起了一股怒气：喊什么喊？就知道磨我！又不是我一个儿子！怎么不找他们去呢？

我一边在心里嘀咕着，一边赶紧起身，等跑到阳台，我拉开窗户，探身出去，问道：“妈，什么事啊？”

“你明天还上班啊？”母亲仰着头问。“上班哎！”

母亲“哦”了一声，停了片刻，说：“上班就算了。”

“有什么事呢？”

“还不是老毛病吗？左腿好多了，右腿还是有点疼。”

“那我明天调一下课带你到医院去再看看吧！”

“不用到医院了。我知道没有事。到药店开点药就行了。你还记得什么药啊？”

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要

在药店买药，还是到医院去正观点。”

“不用费这个事了。两个腿都看过了。我知道，买点药就行了。”

“那我现在就去！”

“不用！现在天快黑了。不要去！”

我看看楼下的老母亲，显得那么矮小。

“那我晚上散步时去买吧。现在要做晚饭了。”

“不用！”老母亲更加大声地喊道，“晚上黑了，你眼睛不好。等你有空再去买吧。”

“哦！”我答应着，有点无奈。

我的心里涌起一阵自责：

老母亲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才开口向我求助，我为老母亲所做的不及老母亲为我所做的万分之一，我为老母亲所想的不及老母亲为我所想的一个零头。如果我今天真的把心中的怒气发在了无辜的老母亲身上，老母亲该多么伤心啊！

生命的暖意

□何小雷

我低着头没精打采地走在太平南路上，夫子庙地铁站1号口就在不远的前方。

近来心绪颇不平静，来南京二十一年，从最初两个人骑着旧自行车在黑暗、寒冷的南京街头高唱“给我一个小小的家”到如今的衣食无虞，日近小康，但满足感、成就感却日渐下降。所幸，“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”，在喧嚣的尘世之外，我觉得我还是适合做一个百无一用读闲书的人。

跟妻子提出想退休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几年前，她还曾说过一切随我，可现在却支吾不肯答应，大概是觉得儿子尚在读中学，日后花钱无数，家中老人尚需要金钱方得良好照顾，最主要是自己余生几十年，未知太多，年纪轻轻就收山不干，有点不务正业的意思。总之，是觉得经济储备还远远不够。可我是要求如此简单的一个人啊，吃喝用度，

一切简单就好，直到现在，我都觉得母亲做的辣椒炒鸡蛋是天下最好的美味啊！

胡思乱想间，我已来到地铁入口处，无意中瞥见围墙之外一簇正鲜艳怒放的橙红色的凌霄花。

正对着1号口的围墙之外，是一处废弃的居民楼，墙面破败陈旧，留下很多拆除一半的残迹，但不知为何却迟迟没有重建，而在残垣断壁之中，估计所有人都忘记了凌霄花的存在了吧？今年炎夏酷热，大约也不会有人专程去为它们浇水施肥，但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，凌霄花却枝叶繁茂，绿意盎然，花型也鲜艳饱满，像一支支橙色的喇叭，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它们的存在。

心中突然温暖甚至喜悦起来，在芜杂的环境中乐观地成长，在灰暗的天空下展现自己的一抹亮色，在绝望中寻找希望。凌霄花，从此，我也爱你，好吗？